

鄧
笠
唐
著

抗 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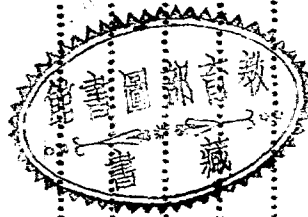
情

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

816
鄧

抗戰道情目次

一、賣菜郎.....	一
二、又一個賣菜郎.....	一
三、傷兵蔣鈞德寫家信.....	二
四、捐醫藥救濟傷兵.....	三
五、一個漢奸的懺悔.....	五
六、廣西省的張大媽.....	一〇



抗戰道情
目次



賣菜郎

(南京失陷以前事)

賣菜！賣菜！鄉下買來南京賣。錙銖累積何艱難，六載光陰去得快。一朝烽火
震瀟，倭奴詭計真無賴。聞得新添幾師團，火車輪船分頭載。匹夫有賣關興亡，
助邊時不再。吁嗟乎！皮之不存毛安附；國之不存家何在。傾箱倒篋搜餘金，
捐入軍中同敵愾。問君捐款從何來？賣菜！賣菜！問君捐盡復何為？賣菜！賣菜！
菜根入口有餘甘，眼見倭奴指日敗。

又一個賣菜郎

下關菜販蕭掃平，擺個攤子苦經營。除却賣菜無掛礙，忽聞抗敵心腸熱。幾年
儲蓄才得三百元；今朝全數捐輸到軍前。三百元，嫌不足，還將每月之中一日所得
來捐助。如此販夫真可風！特別寫來勸勸富家翁！



傷兵蔣鈞德寫家信

呂文亭當看護，不辭泥滑滑，走到了傷兵醫院，時刻全無半點差，一聲呂小姐向耳邊廂到達，知道是帶四川口音的蔣鈞德在啤他。什麼，要茶喝嗎？不喝茶，却要勞駕，我想請你寫封信寄給我的爸爸。很高興答應他，他於是把內容詳細說一吓：先寫着我在上海殺敵帶了傷，現住醫院很瀟灑，請他老人家，不要牽望。又說：等到傷愈後，仍到前方把敵殺，請他老人家，不要憂愁，不要駭怕。再告訴他老人家，這次的抗敵，是為國家爭生存，為民族求解放，不甘心作奴隸牛馬，被敵人姦淫燒殺，所以情願在疆場碧血濺黃沙。再告訴他老人家：請他好好的保重蒼顏白髮，教弟妹們勿貪耍，等我殺盡了國土內的敵人，那時再回去孝順他。沒有旁的話嗎？還有：告訴他老人家：假如我的未婚妻的家屬來說話，叫他去另行嫁人吧！因為我身身民族和國家，恐就誤他終身幸福，錦繡年華。這封信我看罷，佩服無涯！與

奮有加！蔣鈞德何嘗不愛他的爸爸，何嘗不愛他的美眷如花，何嘗不愛與他的弟妹們團聚在一家。他却認得清國家的關係比什麼都大，國亡了遑論其他！國亡了遑論其他！爭存亡只好把一切一切可愛的同時來放下。

捐醫藥救濟傷兵

中日戰爭到兩年，四川地方尙安全。都說是隔了千重水萬重山，日本軍怎樣會跑到我們面前。那曉得英勇的戰士們！把血肉築成無數道大城垣，還比銅牆鐵壁堅，舍身救國不讓別人先。單是川軍頭一次已經出了十多萬，其他各省，更不待言。死者含笑若登仙，重傷的忘記手脚已凋殘，輕傷好了又高唱着戰士歌，急急忙忙，上火綫。所以日本瘋狂狗氣餒薰天，常遭着大中華無數金剛鐵漢，不斷的打擊與遮攔。不然，早到了四川。四川的財物田園，早已被他佔。白頭翁黃口孺子早已被他砍，青年老年的婦女，早已被他姦。無地方可逃走的壯丁，早已被他編。編起來，打

中國，這頭刀，沒個人憐。怎麼還有多少人若無聞！若無見！盡量消遣！盡量流連！鬧的鬧吃！鬧的鬧穿！放的放利！買的買田！做生，送死，嫁女，婚男，大排筵宴，大辦粧奩。甚至還有賭錢！嫖院！抽點鴉片煙！所有保護我們生命財產的百十萬戰死同胞全不念。所有保護我們生命財產的百十萬受傷同胞也丟在一邊。我們的良心縱死完！我們的利害悠關！也該算一算！你看他歐美人尚在接濟軍火貸銀錢，尚在大聲疾呼把倭奴譴，尚在大批捐助藥品到醫院，尚在把我們的英勇戰士時常來稱贊，報紙上層出疊見，累牘連篇，有空閒的時候不妨刮目看。看你動不動心，懷不懷慚。這華僑胡文虎近月來捐了兩百萬元。指定建設一個殘廢士兵療養院。一個陣亡士兵遺孤教養院。真算是全國公民的模範，值得國民敬佩五洲傳。我們的財產自然比他差得遠，未必盡都省不出千元！百元！十元！一兩元！有幾句良言：望大家勸勉！不要賭錢！不要嫖院！不要抽鴉片煙！做生，送死，嫁女，婚男，少排點筵宴！少辦點粧奩！放利的少放點利！買田的少買點田！鬧吃的少鬧點吃！鬧穿

的少鬧點穿！包管馬上就有千萬元！大家一致譴軍前。凡是保護我們生命財產的受傷同胞都可得到醫藥費一點點。那麼！我們的良心總算未死完，四川這地方也會始終得安全，看大家究竟想不想安全！

一個漢奸的懺悔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六那天，漢口大公報紙第三版，載了自稱「該死人」由鄭州寄來的一封信。上寫着奉告中國同胞們，我是黃河北岸不大不小的一個漢奸。真正當了日本鬼子的走狗，還不上半年，我對不起全國同胞，與我的父母，妻子，親戚，朋友，以及幾十幾代的祖先。我的真姓名這時候實在不好意思寫出面，僅將當漢奸的下場，略寫一二做宣傳，望同胞千萬不要學我喪心病狂的糊塗漢，一失腳，到後來，悔不轉也悔不完。我現在心似滾油煎，準備與真正仇人拚命戰。不然，我就拿刀自殺，決不活在陽世間，免得對人對影兩懷慚。我的家住新鄉，是黃河北

岸，我的年紀三十歲，並不是少小兒男。不幸得日本軍把新鄉攻陷，我本當加入我們的游擊隊奮勇直前。否則，也該做個可憐人，過河逃難。我不知，在當時怎樣會猶豫一點，率全家，到某縣，我舅父家下去偷安。我舅父是個落伍軍人，並且嗜白麵，他的思想不正，偏又會巧語花言。每日間常把我來勸，青年人何必固執受熬煎！只要飯碗問題解決何事不可幹？我有個姓李的好朋友，當維持會會長住某縣。還有個姓徐的也在某縣當縣官。將來請他們介紹你與日本人當過面，一定會福星臨，運程轉，你何必長吁短歎坐在鄉間！禁不住他老人家一勸再勸三四勸，勸得我意願更心甘，只要飯碗問題得圓滿，只要一家老幼得安全，當漢奸！就當漢奸！當漢奸有什麼叫做不可幹？猶記得那時候二月初間，我舅父寫封信與我拿到某縣，李會長看過信非常喜歡。留我權住兩三天，第三天就來了日本軍官少將杉田。托李會長找幾個當特務隊長的人帮他幹，李會長就替我吹噓一番。日軍官來握手笑容滿面，我不懂他的話，他叫李會長傳言。委你爲南路特務大隊長，你舅父爲總隊長，是兩

個最榮耀的官銜。並且先給你辦公費百塊錢，趕緊回去工作勿遲延。第一、要把華軍情形來偵探。第二、要聯絡中國人投降到日本軍前。至少三天一個報告，不能說等到四天，有了官，有了錢，我心中說不出的坦然。歸家詳細對我舅父談，甥舅二人一時喜氣上眉尖。爲敵人當走狗不辭大幹而特幹，一連幹到八月間，真是賣了些狗氣力！磨了些狗心肝！日本軍也時常給我些銀錢。那時候眼睛內只認得銀錢，還說得上什麼天良發現。誰知道天良不現報應現！日本鬼子害得我兩家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好慘然。八月二十那一天，別處敵人換防到此間。適逢我舅父報告事情赴某縣，我又在溫孟一帶去周旋。舅父家中住了新到日本軍一連，他們看見我的米氏妻，我的環英妹妹，與我的兩個表妹大蓮和二蓮。他們的眼光不轉口流涎，等不到黑晚，就把幾個姑娘分擁進四個房間。從連長以下，挨次去輪姦。我母親與舅母氣得條條戰！把我們任的職務向他們說詳端。有一個日本兵會說中國的語言，他說：你的男人，你的外甥，替我們日本幹，我們日本暫時利用是從權，將來把你們中國征服完

，終久要把你們一刀一刀的送入鬼門關。難道你家的婦女，還不該拿來我們環。兩位老婆婆，想到當漢奸還是免不掉日本軍閥賤，就手指腳跳的大罵矮鬼太凶殘。罵得他們不耐煩，簡直把表妹等拖出庭院，赤體肆狂姦。到次日，午飯前，將他們四個的肚皮一齊劃爛，鮮血長流幾大灘。大蓮表妹，懷着四月的嬰胎也遭難。我母親與舅母也跟着死在刺刀尖。我十三歲的增生小弟弟却連屍首也不見，不知已歸地下，還是在人間。同時我舅父在某縣，聽說我有一個姨表弟劉玉山。當中國的游擊隊長，被杉田部下俘虜回營盤。正在要將他來問斬，我舅父約李會長徐縣長去講情面。那時候天色向晚，他三人尚未把杉田說軟。劉表弟不知怎樣逃出日本軍的勢力圈。這一來氣壞了杉田，罵我舅父等，裏勾外合是一串，立時命刀斧手，把他們三個一一送黃泉，火焚尸體化濃煙。並且說：你們是中國人，不會跟中國人爭臉面，看我們勢力大，就甘心叛祖國，害同胞，辱祖先，投奔在我們這邊。要是我們失敗了，一定會滾轉槍口來搗亂，你們的黑心腸，早被我看穿，現在用你們為時甚暫，

那真有的縣長會長特務隊長，會長久給你們中國人幹。九月初，惡耗傳，我聽得母親同妻妹等被殺被姦的情形太慘慘。一陣陣痛澈心肝，這滋味不知是苦，是辣，是酸！又聽得矮子鬼對付我們的語言，一句句戳進心肝，真令我發抖！發熱！發寒！又想到：我舅父與我當漢奸，經過七個多月的辛艱，到頭來換得這種下場，真個是啞子吃黃蓮。向誰談，有誰憐，本應即刻撞死在深山。細思量，這樣死了我的罪惡還是不能滅，所以才設法，逃過黃河南岸，將我心中一切，寫封簡單信，請貴報登刊。替我奉告全國中，凡是用中華精血做成的人們，千萬不要再像我這個無恥漢，亂去當漢奸，這算是我自悔自懺。這封信，我寫完，或者不久將來，即行跳入黃河濁水間，被那無量數的泥沙掩。當漢奸，本可惡，像這個當漢奸的，却又有些可憐，因為他並不是早安排當漢奸。只爲了認識不清，立志不堅，誤聽小人言，到後來落得個全家遭難，悔不轉也悔不完。我望我全國同胞千千萬，萬萬千，立定脚跟，咬緊牙關，有力的儘量出力，有錢的儘量出錢，大家攜起手來持久戰，戰死了，不

止是英雄漢，而且是忠孝神仙，千秋俎豆五洲傳，家庭中還要受許多優待條件。切莫要蒙着心，閉着眼，去學那賣國還將身自賣的漢奸。因為日本軍閥太凶殘，要亡我國滅我種才能遂心願，那容你舒舒服服的去跟他當蠻「該死人」就是一個前車鑒。我還要再申明一點，這首歌，係照大公報登載「該死人」九月七日自鄭州郵寄的信函、編成韻語，以便大眾觀，於事實毫末增減，如謂我憑空緒撰，不妨把九月十六日的大公報翻一翻。

廣西省的張大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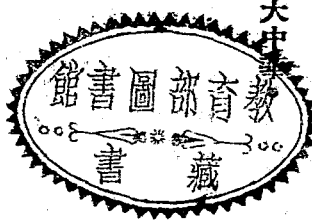
廣西有個張大媽，一十八歲就守寡，撫孤兒，接媳婦，辛辛苦苦，置業成家，栽秧種豆樂生涯。引個小孫孫，長得來都會幫到做莊稼。他還是一樣勤勞，不肯貪閒暇。盧溝橋戰事爆發，抗戰聲震動了大中華。四十萬廣西兵先後從桂林開拔，張大媽進城去，聽到宣傳隊講演得舌底現蓮花。他救國情懷怒茁芽，他要殺日本

鬼子的深心比那蒼遼辣。徵兵公事到鄉下，男公婦女嘴喳喳，有些很高興，有些在咨嗟。有人走來問問張大媽，張大媽，你的兒子怎樣辦，你本是孤兒寡母人家。他們有錢出錢，我們有人的就應該出人哪，這就是張大媽最堅決的回答。有一天，鄉長抱着點名冊子到她家。的兒子愁容苦臉難描畫。張大媽，不管他，斬斬切切懇懇誠誠的對鄉長說了幾句話，國家是衆人的國家，恨我年紀老了無力把槍拿。我這個兒子，不希望免徵，請你帶去吧。三天後，她的兒子被鄉長帶著他，行且止喉如麻。她的媳婦氣得一兩天來不喫飯也不喝茶。張大媽原諒她們生長在鄉下，只曉得同起同臥度年華。不用惱她，不用勸她。儘她漸漸的丟冷了，自然會無牽累。她兒子在城中入伍聽會筭。她還是白髮依門夜續麻。有一天黃昏時候亂鳴蛙。媳婦猶在河邊勤洗刷。張大媽忽聽着很熟的脚步聲向耳膜傳達，又覺得有一個黑影子在眼前遮，誰呀？不答。未必眼睛花，用手來擦一擦，果然不差，疑他竟是。他。你跑回來做啥，受傷嗎？依然不說話。則見他戰兢兢，羞答答，欲吐又茹，

生怕門外有人來偵察。張大媽默默無言。她兒子忽然跪下。媽我槍都不會拿，怎能去把敵人殺。我而今開小差，犯了法，望慈愛的媽，讓我躲藏，閨闈。縱然鄉長知道，也會原諒你老人家。媽，我是孤兒，我是獨子，你何苦逼我遠離膝下，到疆場熱血濺黃沙。既回來，不要怕，儘管向山水間遊耍，與鄰近們談話。一切外來鉤掛，自有爲娘對付他。小住兩三天，精神很瀟灑。張大媽忽帶着他的兒子進縣上官衙。當着地方官，一面流淚一面罵，罵這個不爭氣的蠢娃娃。爲娘一十八歲就守寡，費盡了千辛萬苦，置買點小田地，才與你安家。到而今你的兒子也會勉強使犁耙，我雖老仍然統率媳婦拋種下種課桑蔗。又誰知道天殺的日本鬼子野心大，霸佔了東四省，又朝着我們的內地爬。搶掠姦淫帶燒殺，好像那一羣羣豺狼虎豹舞爪又張牙。倘若不齊起四萬萬同胞去痛打，我們中華國種子怕會斷根芽。所以多少人都上前方拚命殺，你這個沒心肝的小子，爲什麼要偷偷躲躲跑回家。難道說你是懶擺腰的珊瑚架，別人就是不值錢的渣木杆。難道說你應當高坐在象牙塔，別人就該拿去

擋坦克車。難道說別人滿腔熱血戰場灑，你獨該享受着兒女鬪圍笑語譁。難道說別人拚將七尺身軀衛華夏，你偏要醉生夢死去同那黃落的草木渥泥泥。你以為你是精伶鬼，地頭蛇。我看你是一個畏人鼠子懶蝦蟆，是一個毫無知識的大傻瓜。我問你國家是不是衆人的國家，我問你是不是生長在中華。倘若人人都像你這個懶蝦蟆，大傻瓜，全中國早已被那日本鬼子的馬蹄踏。國亡了，我問你還有什麼家。你的田土敵人耕，你的牛馬敵人跨。你的妻被敵人姦，你的兒被敵人打。你的臭皮囊，擡着牠高興時，立刻拿來做槍靶。這盤棋，你錯下，這算盤，你真打得差。不掉頭你就不配跟我當兒子，你悔過才夠得上喊我是媽。轉面來，向縣長說幾句話，要求我的兒子再來入伍把槍拿。並且要多將教訓加。把大刀隨時揮耍，準備砍日本鬼子的腦袋猶如切南瓜。手溜彈練得來最圓滑，準備把日本禽獸隊伍打成爛渣渣。那縣長一番安慰一番誇。那兒子叩頭至地，哭說從前見解差。媽，媽，從今後國而忘家。你老人不要牽望。氣得流淚的張大媽，登時變成喜得流淚的張大媽。打個哈哈。說

我今天又得了個娃娃。這段事徧廣西傳爲佳話，張大媽三字時常都在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口邊掛。我望我們四川有兒女的老婆婆個個都像那廣西張大媽。縱然我們的青天白日旗，一時未見得就在日本東京插，至少也要把日本鬼子攆出我們大中華。至少也要使日本鬼子不敢再輕視我們大中華。



反(320)

92
11.

19
1